

把母親還給爸爸

這是學校老師轉介來的個案；一個十六歲的大男孩，就是不肯上課。

我想，不想上課的孩子真多，見完一個又一個，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故事；偏偏本來答應出席的老師突然來不了，我對着這一家人，真不知從何說起。好在這孩子十分坦誠，我問他：「為什麼不肯上學？」他說：「上課很悶，實在提不起興趣。」

但是他承認，與轉介他的那位老師很談得來，我說：「有談得來的老師，學校就怎樣也悶不到那裡去，必有其他不想上學的原因。」

那青年人想了半天，靦靦腆腆的不知道如何答我。不過他看來是個認真的孩子，十分有禮貌，並不像在敷衍我。他還有兩個妹妹，一個十三歲，一個只有十歲。兩個大孩子商量了一下，一同決定他們的問題是父母管教過嚴。

父母管教過嚴，幾乎全世界的青年人都是同樣投訴。這是一個台北的家庭，究竟他們的管教有多嚴，我們就一同探討吧。我請他們與父母對坐，利用這時間彼此交談。沒想到才坐好，母親就說：「還是讓我來開始吧！」

她說：「我結婚的時候，醫生就說我們很難生育，懷到第一個孩子的時候，簡直是個奇蹟。那時候，丈夫叫我辭職回家好好生產，但是我很喜歡我的工作，在萬分不情願的情況下才放棄。在工作上，我得到很多認可。回到家裡，我卻連煎一條魚都難以勝任。那時候，我會拿着鍋鏟坐在地上，放聲大哭，心中實在苦得要爆炸，沒有人知道我的悲哀……」

她繼續說：「孩子長大後，他的一舉一動，都讓我放心不下。我總是怕他出事……偏偏他又不爭氣，不是不肯上學，就是逃課，讓我沒有一刻的平和；現在每天都要與他角力，大吵大嚷，人都快瘋了。」

母親的話，是那樣地轟轟烈烈，讓人心靈震動，也讓我感受到原來兒子是在母親如此激烈的情緒中長大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所謂依附理論（attachment theory）指的就是母親與子女間的千絲萬縷，不知不覺地把他們拴在一起。母親的心態愈不安寧，孩子的感覺就愈不安全。不知不覺地就會依伴着母親不能放手。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現象，並非有意造成。這些孩子長大後，都會與父母對抗，看來好像是反叛行為，其實是難分難解。而且這種糾纏一般都會歷久不衰。

像這個青年人，老是埋怨母親麻煩，但是他每天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房門鎖上，然後上床再睡。而母親的耳朵，已經習慣性地等著兒子鎖門的聲音，立即就會跳

起身來，兒子的鎖門其實是對母親的一種邀請，展開每日一次的母子大戰。一個在門外力竭聲嘶，一個在房裡心情起伏，這種叫孩子上學的方式，連兩個女兒都忍不住笑出聲來。她們都說，母親忙着處理哥哥，理不了她們，兩個小的反而自己乖乖去上學。原來母親即使成功地把兒子趕出門口，並不等於他就去上課。一天不停用電話遙遠控制，手機是現代母子之間的新臍帶。

我對孩子說：「你一定很享受這樣與母親不離不捨。」

他趕着回應：「不是的，絕對不是的！我實在煩死了！」

我說：「我才不相信你。如果真的是嫌煩，就不會逗在家裡。上學多悶，也比困在家中好。」

他很苦惱地說：「真的不想天天與母親鬧情緒。」

我仍然搖頭，說：「你是個聰明的孩子，如果不想與母親天天吵鬧，母親想鬧也鬧不起來。你看，你並不是不能起床，不然又怎能把門鎖上？你分明知道母親一聽到鎖門聲，就會走來拍門，這才有機會展開每天一次你追我趕的鬧劇。這個遊戲一點也不好玩，只有你才玩得如此津津有味！」

我看這孩子很逗人喜愛，便乘機挑戰他的想法。我故意把他每天與母親的角力詳細地重複一次又一次，不只是讓他覺得不好意思、同時是把一些習以為常的事物突出起來，讓他以簇新的理念去思考，找尋新的出路。

我們交談了好一陣子，父母親都全神貫注地留心着我們的每一句話。我對青年人說：「我昨晚去看了一場西班牙的 flamenco，這些舞步其實千篇一律，來來去去都只有幾個形式，但是他們獨自跳得興起，就會邀請別人一起跳。我看你也是天天要與母親跳舞，你想，你們跳的是什麼舞？兩人如此拋來丟去，一定是探戈吧？」

他笑起來，答：「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母子互動！」連父母親都笑了起來。母親說：「我其實知道自己這辦法實在行不通。我知道要放下，但是這孩子對我實在太重要，一想起他無心上學，我便無法自我控制。」

我問她說：「你是一個火熱熱的人，內心有說不盡的情緒起伏和澎湃，你丈夫能夠明白你的激烈嗎？」

她說：「我丈夫是個大好人，他很愛家，但是他不能接受我的熾熱。」丈夫也說，

自己是個十分理智的人，最怕的就是太太這一股激情，讓他無法面對。而兒子，就忠心地填補了父親的位置，滿足着母親那大起大落的情緒需要。

這是一個奇怪的想法，孩子不上課，怎麼引發起如此一連串的荒誕詭論？其實這想法一點也不出奇。這只不過是鐵三角的一個常見現象，只是每一個鐵三角都是以不同形式出現。每個劇本都不同，卻是同一個故事。

這些故事其實都是來自家人所提供的內容。只要細心聆聽，留意觀察，跟着家庭的脈搏探索，這家庭關係的拼圖就會呈現出來。

從人際網絡看個人問題，人的行為就有不同演繹，我們就不會狹窄地只被表面的行為牽引。這青年怎樣也想不到自己與母親的矛盾，反映的竟是無法與母親分離。母親倒是一點就悟，承認孩子從小就與自己最貼心。在她最焦慮苦悶的時候，是母親最好的伴。我告訴她說，我也認識一個與她一樣具有強烈情緒的母親，總是感覺在火中燃燒，我們叫她「火鳳凰」。偏偏是很多男人都害怕女人這種猛烈的情感發洩，讓她憋着一肚子的不痛快。倒是女兒與她久不久時就來一次驚天動地的爭吵，才讓她舒展得淋漓盡致。

這母親聽了我的故事很高興，每個人都以為她太情緒化，很少人會賞識她的壯烈情懷。其實最清楚母親的是兒子，只是這種「奇怪的母子互動」實在不能繼續，否則就會妨礙青年人的正常發展。

我問那一直不多話的父親：「為了兒子，你願意自己去面對妻子的情緒要求嗎？」男人還來不及回應，妻子已經主動地靠到他身旁，情深款款地說：「你別老是怕我發瘋。你多陪我一點，我就不會追著兒子！」

丈夫真的用手拉起妻子，兩人露出前所未有的親蜜。這對夫婦雖然有些隔膜，好在彼此之間並不存苦澀，不像一些癡男怨女般讓人感到難受，孩子的問題也就容易解決。青年人不再堅持自己不喜歡學校，真的努力思考怎樣不再做母親的舞伴。

這是很讓人喜歡的這一家人。臨別，我對他們說：「我六個月後就會回來，到時，我希望你們會告訴我一個新的故事；一個青年人怎樣成功地把母親交還給父親的故事。」

我們一一握手，一言為定！